



这些文物史料是日本侵华的铁证,只有放在纪念馆,才能让更多人铭记那段屈辱历史。

徐州15岁高一男生捐出日军侵华罪证

12月5日,来自江苏徐州的高一学生于聆鹏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将两份珍贵的文物史料捐赠给纪念馆。侵华日军罪行再添新证。

这名15岁少年收集日军侵华铁证,用实际行动回击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行径,彰显了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情怀,得到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新闻、央视网等多家媒体关注。

15岁高中生 捐赠南京大屠杀日军罪证

此次于聆鹏捐赠的两件文物史料,均为日本侵华的见证,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一件是侵华日军中尉山川仪仁于1937年12月18日寄往日本福岛县山川德太郎的战地信件。信封正面清晰盖有“南京陷落纪念”邮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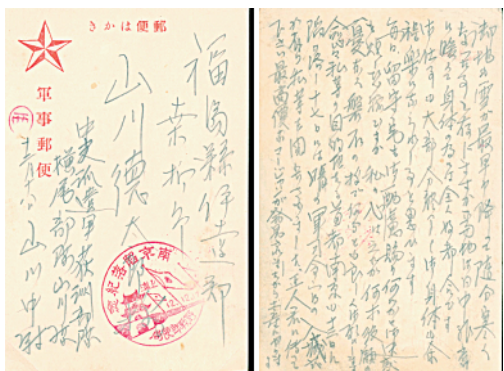
信中,日军的嚣张气焰跃然纸上:“……我们的目的地,首都南京,终于在13日被我们攻占了。在17日举行了盛大的军司令官入城式,我们接受了检阅。请告诉正人君,我发现了最贵的麻将,我将作为特产送给他。”

“从文物里,我真切地感受到历史的重量。”于聆鹏说,山川仪仁的信件让曾经停留在课本上的史实变得鲜活而沉重。经纪念馆专家考证,与山川仪仁同属一个大队的另外两名日军士兵,已被证实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另一件是日军“花见部队”相册,其中收录44张珍贵照片,集中反映了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某部在天津设立野战医院的情况,照片清晰记录了医院化验室、物资室、病房的布局,以及日军的医疗活动和医院工作人员的情况。

这本相册让于聆鹏认识到日本侵华的系统性,“医疗服务也是侵略的一部分。那些医院布局、传染病区记录,都是日军侵略的佐证。”

“家国情怀从来不是口号,而是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历史藏在老物件里,要走近它、了解它。”于聆鹏说,收集、捐赠这些文物,正是他守护历史真相的实际行动。



于聆鹏捐赠的战地信件信封正面清晰盖有“南京陷落纪念”邮戳。



于聆鹏将两份珍贵的文物史料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侵华日军罪行再添新证。

从好奇到责任 他十年间收藏百余件老物件

于聆鹏与老物件收藏的缘分始于6岁。在酷爱收藏的大伯的熏陶下,他自幼便跟随大伯穿梭于博物院、古玩市场,在聆听老物件背后的历史故事中,埋下了对历史文化的好奇种子。而真正让这份好奇升华为守护责任的,是多次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经历。

于聆鹏说:“大伯是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艺术学博士,我经常来南京。当来到纪念馆,站在遇难者遗骸前,看着日军暴行的实证照片,内心受到极大震撼。让我深刻意识到,守护历史文物就是守护民族记忆。”

十年间,他利用课余时间收藏老物件,足迹遍布徐州、南京等地的古玩市场,同时通过二手线上渠道筛选,如今个人收藏已达百余件,家中俨然成为“小博物馆”。

“最早是攒压岁钱,后来通过‘以藏养藏’的方式,用赚来的钱买想要的藏品,一步步积累至今。”他说,此次捐赠的两件侵华罪证便是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寻觅所得,共花费两万余元。

“这类承载民族伤痛的侵华罪证,我绝不会售卖或私藏。”于聆鹏拿到物件后,主动联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它们是民族血泪的见证,只有交给纪念馆公之于世,才能让更多人看见历史真相,这些物件才能展现真正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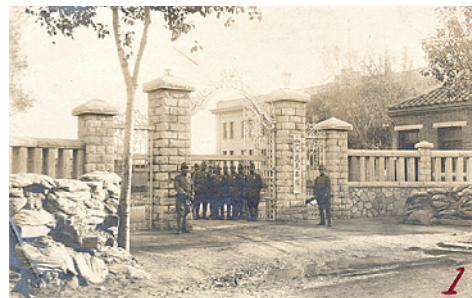
“我们要把家国放在心里 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于聆鹏从历史课本和课外资料中了解了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亲手收集的一件件文物,让他对这段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体悟。“日本侵华是中华民族永远的伤痛,南京大屠杀是铁证如山的罪行,这是民族记忆的一部分,绝不能忘记。”

于聆鹏对时事新闻十分关注,“这些文物是回击历史虚无主义的铁证,我们必须用更多实物证明,那段屈辱史真实存在过。”他说,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汲取教训。“作为中学生,我希望中日青年多交流,但交流必须基于尊重历史真相,不能为了友好而模糊历史。”

如今,报考考古专业、做对国家有用的人,已成为于聆鹏的明确目标。他说:“我们要把家国放在心里,努力学习本领,让国家变得更强大,才能不让历史悲剧重演。”这位少年正用自己的坚持,让更多历史被看见、被铭记,也让家国情怀在年轻一代心中深深扎根。

综合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央视新闻



今年新增573件(套) 南京大屠杀又添新证

据新华社电 记者12月5日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2025年新征文物史料发布会”上获悉,该馆今年共征集各类文物史料573件(套)。

“南京有一座很有意思的死刑栈桥,每天都在用日本刀斩杀或射杀中国败残兵或伤兵,并且把尸体全部抛入扬子江冲走,真痛快”,这是侵华日军国崎支队步兵第四十一联队士兵村田芳夫于1938年1月8日写给父亲的信件,共4页,用铅笔书写,系纪念馆从日本学者渡边久志处征集。

“我们查明了寄信人的身份,包括其所属部队番号、家庭地址、死亡时间等,这封信的真实性明确可考。”纪念馆文物部主任艾德林介绍。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卫星认为,村田芳夫以很轻松的口吻记录了屠杀、处理尸体,甚至还使用了“很有意思”“真痛快”这种毫无人性的表述,显然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将杀人视为一件轻松愉快的事,足见侵略者人性泯灭。

今年,美籍华人鲁照宁再次帮助纪念馆征集到一批重要文物史料。其中,1937年12月18日发行的美国《新闻与观察家报》,转载了美联社“日军入城后南京发生大规模屠杀”的消息;1937年12月8日发行的法国《卓越报》,提及南京沦陷前的人口规模,“尚有百万居民”。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张生表示,法国《卓越报》的报道与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在东京审判时的证词呼应,是对日本右翼势力错误言论的有力回击。东京审判期间,战犯的辩护律师曾提出南京沦陷时的人口问题,威尔逊做了“战前南京人口大约是100万”“占领时人口锐减到不到50万”的陈述。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当时南京人口数量不足30万否认南京大屠杀。因为他们知道,当时中国户籍制度不完善,拿不出准确的人口数据。据我们研究,至少还有几个群体不在当时户籍人口统计之列,如全国多地赶来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军人、长期在南京打工的外地务工者、涌进南京城的难民等。”张生说。

征集的各类文物中,还有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军医的一组档案、一组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拍摄的照片、刊登了4幅揭露日军暴行照片的美国杂志、侵华日军第十三师团山炮兵第十九联队山川仪仁的信件等文物史料值得关注。